

交口韩极石牌坊

□ 解德辉

一个小小山村,一位韩极老人,一块古石牌坊,流传了一个励志故事。韩极石牌坊因咸丰皇帝御赐而名声远扬,而名不见经传的韩家沟村因韩极老人的居所成为“中国历史名村”“中国传统古村落”。

韩极石牌坊,位于交口县回龙乡韩家沟村前河湾处,彰显了165年的历史。据史载,咸丰五年(1855年),经咸丰皇帝御赐,建天枢之坊于村内河畔。韩极石牌坊完全是仿照当时京城大石牌坊样式缩小而建。设计巧妙,精雕细琢,造型独特,古朴凝重,雕刻纹饰栩栩如生,不失为中国古牌坊中之精品佳作。

近日,我与相伴好友,慕名前往。从交口县城出发,沿着“红回线”,途经高庙山,到达回龙乡,经过田庄村,顺着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山间村道,钻山沟、越小河、爬山坡,来到了韩家沟村,走近韩极石牌坊。

韩家沟村,位于回龙乡南端,坐落于群山之中,距回龙乡15公里,属黄土丘陵区,村落兴建于韩家沟内的半山腰上,依山傍水,水湾风缓,一条沟将村子一分为二,一阳一阴,村民大

韩极石牌坊,位于韩家沟村前河湾处,坐北向南,南北长2米,东西宽6.8米,占地面积14平方米。走近石牌坊,方知原来这是一座三楼四柱,歇山顶式仿木结构,石质建造的石牌坊。坊高6.5米,宽4.4米,基座高1.2米,造型精美,巍峨壮观。细观之,但见坊柱基石为狮像鼓形,楼脊之角,一为兽头、一为兽尾,中央顶为麒麟驮方斗;檐下正背面悬挂有“圣旨”和“救命”匾额;坊梁正背面横书“皓封奉政大夫韩翁极字天枢之坊”和“咸丰五年岁次乙卯夏六月中瀚吉旦敬立”;值得品读的是,牌坊四柱均刻有楹联,正面楹联曰:“世德相承望南阳而凝瑞,天章不焕共梓里以增荣。”横批:“龙德褒嘉”。外联曰:“天子推

说到“韩极石牌坊”,自然需要提及韩极老先生。

韩极,字天枢,号玉衡,生于公元1779,卒于公元1854,系山西省隰县回龙乡韩家沟村人(今属交口县)。从小生性聪颖而胆略过人,善思谋且喜交游。因家境贫寒,不得已而弃学经商。曾自称:“天不生无所事事之人,大丈夫当志在四方”。遂邀田庄的文家成、谢思气村的李谋共赴西域直至乌鲁木齐谋求发展。当时的晋商赫赫有名,最有名是祁县的乔家、灵石的王家,就连离韩家沟最近的双池也是商铺林立,有钱的员外财主可谓比比皆是。



每到新年,总会有着很多的感慨,最令人刻骨铭心的便是我们又大了一岁。

在我看来,老是一个动作,就像英语中的正在进行时,是持续发生在每个人不经意间的一种状态。就像武侠小说中的剑客,寒光闪闪,带着凛冽,近在咫尺却又不能靠近半步。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逛街成为了一种负累?多跑几步就气喘吁吁,双脚火辣辣的,仿佛踩上了哪吒同学的风火轮。记得上电校那会儿,我们几个一路晕车,吐得稀里哗啦,可到了车站也顾不得什么形象问题,拎着行李打上车就直奔市中心。那时的我们,穿过柳巷的每一个店铺,即便什么都

韩家沟村

多向阳易居,韩极居于阴坡。回龙乡位于交口县东南部,历史上多属隰县管辖。明清时期为隰县境内大的集镇之一,建国后,管辖几易,1971年交口建县,划归交口县管辖。韩家沟村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人杰地灵,犹以韩极石牌坊遐迩名望,久负盛名。

韩极石牌坊

恩龙章载焕,乡民有作风皓频须。”背面楹联曰:“管绥振家声昌黎旧族,衣冠绵世泽荆国新刑。”横批:“彩凤云开”。外联曰:“龙受新增二千石,恩纶象虞九重天。”慢慢琢磨一副副楹联,每一副楹联或阐明一个哲理,或写出一片心境,非但有所教益,且“求功于一笔之内,寄情于点画之间”,于有形无形之中,带给我一种美好的享受和情操的陶冶,从中既丰富了文化知识,又了解了人文历史,可谓一举两得,受益匪浅。

观赏坊体还可以了解雕刻的那些八仙庆寿、驾鹤天将、万国来

韩极老先生

韩极看在眼里,谋在心里,就尝试着经商。中途,又听说有好多山西人去陕西做买卖发了大财,于是就和李谋、文家成奔赴陕西做起小买卖,结果却没挣到钱。韩极很是不服气,随即兄弟3人合议后,决定继续向西域发展。于是,从陕西出发,先到甘肃敦煌,又沿着河西走廊、丝绸之路艰难跋涉,千辛万苦,终于到了新疆。在新疆的富八站考察之后,发现了一种奇怪现象:当地的人“手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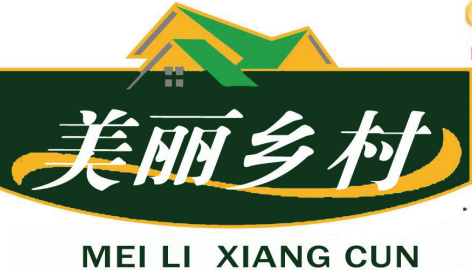
村子细水涓流河底,林木茂密伫立,古建鳞次栉比,气势宏大,风格迥异。在残垣断壁中,可以寻觅到曾经的韩家沟古村雄风,韩氏家族辉煌影子。古院落砖雕、木雕、石雕之精湛工艺,随处可见;古庭院石碾、石磨、石槽散落于各个角落,风雨侵蚀下的豪放气势,古色古香的美好景致尽收眼底,一览无遗;古石台阶、古石巷道,遗存着韩氏家族曾经的勤劳勇敢和奋斗不息的印记。

朝、西洋钟、琴棋书画、赐福天官、指日高升、蔡顺奉亲、郭巨埋儿、子路负米等民间传说,其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整体雕刻采用透雕、镂空雕、圆雕、浮雕、高浮雕、线雕等技法,工艺精湛,堪称民间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

右侧一块碑文写道:“皇帝制曰:朝廷重民社之司功,推循吏臣子凛冰渊之操,教市慈帏。尔郑氏迁候选教,谕捐升同知韩述孔之嫡母淑慎其仪,柔嘉维则,宣训于朝夕,不忘育子之勤,集庆于门闾,式彼自天之宠。兹以尔子克襄王事,赠尔为宜人于戏。仰酬顾复之恩,勉思抚字载焕丝纶之色。允责幽潜。”寥寥一段文字,高度概述了韩氏家教家史,令人感怀不已。

很有钱,但有钱没处花”,原因是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不发达。为此,兄弟3人就开了一家“义盛魁”商号。历经磨难,艰辛经营,他们把内地的商品不断地运送西域大量营销,使“义盛魁”商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日益壮大。据说,期间,还经营了一支驼队运输商品,最终使“义盛魁”商号不仅名副其实,而且名声大震,一举成当地商界一大巨富。

常言说,叶落归根,致富后的韩老先生不忘故乡,荣归故里。置田百亩,建宅两处,显赫乡里。韩极在其门额上悬书:“耕读世家”,以励后人。



韩极石牌坊由来

韩极先生一生有三房妻妾,长子喜欢耕田经营家业,次子述宗洙喜欢读书,当时韩极家境极好,在道光年间就广做善事,支援国家黄金白银万两,深受道光皇帝的赏识,可谓富国员外。后来,韩极给儿子韩述捐了廩贡,因韩述曾做过七品县令,进而升任同知、四川通判,诰封奉政大夫。韩极也因而荫封为奉政大夫,国子监大学士。韩门三代受封,当地少见,被传为佳话。韩极父子身显名扬,荣耀乡里。曾带着儿子西游新疆故地,让儿子也大开眼界。晚年,韩极老先生赋闲在家乡,每天阅览诗文,练习书法,培养教育孙辈,甚是得趣。咸丰四年(1854年),韩极病故,被葬于村南高岗之上。

咸丰五年(1855年),25岁的咸丰皇帝忽然发现好久不见奉政大夫韩述上朝,随即问群臣曰:久不见韩述爱卿来朝,所为何事?有一个大臣出班奏道:启禀皇上,韩大夫之父五品奉政大夫韩天枢老先生去年病逝了,韩述大夫如今守孝在家。咸丰皇帝感念韩极、韩述父子历年来的功绩,随旨给韩极老先生树立一座牌坊。当年,韩述奉旨在韩家沟村前河湾处,为父亲修建了一座“韩极石牌坊”。

时光荏苒几百年。遥望新疆,思绪万端,昔日经商终致富;静听汾水,货船几艘,而今载誉更驰名。165年的历史,165年的传承,165年的探寻,一座牌坊,将往事娓娓叙述;半坡荒草,把遗风款款飘摇。

带着憨憨的笑容,安安静静的任由我和姐姐给他选择。那种表情就像小孩子一样,需要被人照顾,被人关心,让人不由得鼻子发酸,感慨万千。

父亲真的是老了,老得那么不容置疑:头发灰白,听力大不如前,腰身也不再像年轻时那么挺拔。和父亲说话,父亲总是一个劲地点头,一时领会不出意思,便咧开嘴冲我们傻笑……而我和姐姐作为父亲的女儿,也在慢慢长大,慢慢变老。若干年后,我们也会成为父亲那个样子吧:白发,皱纹,牙齿有些脱落,手背上印着大大小小的老年斑,只是唯一不变的依然是我们对生活的那份坦然与热爱。

往事并不如烟,它总有让人咀嚼回味的地方,只要沉浸其中,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路走来,一路欢歌,其实每个年龄都有它独特的魅力与精彩,又何必伤春悲秋,自寻烦恼呢。只要拥有一颗平常心,怀揣感恩,心存美好,年轻与迟暮,也同样动人。

拥抱2021

□ 赵爱芳

高高的秦岭挡不住寒潮来袭
新冠肺炎疫情时刻提醒
我们不能摘下口罩
更不要多人聚集
过去的日子让我们难以忘记
艰难的岁月就让它早点过去

翻开春天的日历
我仿佛看到白衣天使们
挽救生命的奇迹
厚厚的防护服包裹着他们
巍峨的身躯高大屹立
口罩的勒痕还没有褪去
开往下一站的号角又在吹起

翻开夏天的日历
火星探测
开启我国航天技术的又一个奇迹
“天问一号”“揽星九天”
让地球、月球在茫茫宇宙中相互偎依

翻开秋天的日历
一幅幅丰收的画面尽收眼底
疫苗接种不再是希冀
奔小康的路上谁都没有缺席

翻开冬天的日历
嫦娥探月取回的“土特产”
又一次创造了人类奇迹
当五星红旗在月球上飘起
我高举着右手肃然伫立
心中的理想像燃烧的火焰
信念就是坚不可摧的堡垒

亲爱的祖国
我的每一个细胞都融入在你厚重的血脉里
我的每一滴血液都透着你五千年的气息
撕下2020的最后一页日历
把所有的雾霾都彻底掸去
撕下2020的最后一页日历
新征程新步伐迈得踏实有力
撕下2020的最后一页日历
我用饱满的热情拥抱你

拥抱明天
拥抱2021



新年之感

□ 郭雪萍

不买,却还是兴致勃勃,逛了一家又一家,直到灯火阑珊,才又赶到火车站,坐一晚的硬座到达学校。

也会想起雪花飞舞的日子里,我们躺在宿舍,品尝着“火炬”的冰凉。如今不用说“火炬”,即便是冷饮都不去碰,特别是冬天,看着那些水果就感觉凉飕飕的,后背直冒冷汗。

年少的时候,总是盼望着过年,盼望着能快快长大,总觉得有好多好多的理想要去实现。那时候胆子可真大,捉蛐蛐,捉蚂蚱,放鞭炮,把抓到的蝴蝶拴成长串,看它们扑棱着翅膀却怎么也飞不起来。

记得那会刚学会骑自行车,每天放学后总要趁父母不注意偷偷骑一会,从最抖的地方直冲而下,耳旁的风呼呼有声,有着飞一

般的感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故意不刹闸,就是为了感受那种酣畅淋漓,哪怕被摔得鼻青脸肿,哪怕被父母发现,遭受一顿训斥。

如今,总是喜欢怀旧,总会想起记忆中的那些过往。走路的时候,看到虫子都害怕的要命,哪里还敢去触碰。也越来越喜欢清静,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看书,写字,或者听音乐。没有纷扰,没有嘈杂,只是将一颗心,素素的安放在那里,清汤挂面一般的安祥。

想起前日和姐姐给父亲买衣服,父亲一直说自己有,不需要买,可我们还是坚持去了商场。看着那么多的样式,我和姐姐便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说怎样都行,听你们俩个的。父亲就那么坐着,